

魏書三

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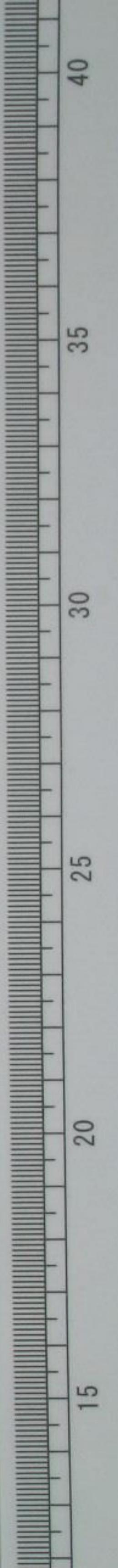
神元皇后靈氏
文帝皇后封氏
相帝皇后神氏
平文皇后王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
獻明皇后順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
明元皇后杜氏
明元皇后杜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景穆恭皇后閻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慈皇后馮氏

可凌石
武衛將軍謂
淮陵侯大頭
河間王齊
扶風公慶
文安公慶
宣是君
秦王翰
常山王
陳留王
此陵王
盧宏之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宣武皇后高氏
宣武太子高氏
孝明皇后胡氏
孝靜皇后高氏
諸帝子孫上
容公純羅
真定侯陸
長原王
建德公
武陵侯
望都公
曲陽侯
順陽公
宜都王
穆帝子
吉陽男
江陵公
高涼王
西河公

京兆王
樂平王
安定王
榮安王
承昌王
建寧王
彭越王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梁良王
廣平王
任城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7
3



文庫11
D 267
3

48-11128

010190558504

魏書卷十三

皇后列傳第一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嬪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為稱。而章平思昭。穆惠。陽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

魏書卷十三
皇后列傳第一

御田家文庫

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神元皇后竇氏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誠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頗漏泄帝聞之知其終不奉順乃先圖之於是伏勇士於宮中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驚走來赴因執而殺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和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墓母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

次妃蘭氏生二子長子曰藍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陽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于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皇子后匿帝於袴中懼人知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便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澠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爲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十八年崩葬雲中金陵太祖卽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也初帝納元真妹爲妃未幾而崩元真復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元真送於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皇后性聰敏多知沈厚善決斷專理內事每事多從

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戒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太祖卽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太祖，苻洛之內侮也。后與太祖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與太祖避賊而南，中路失轄，后懼仰天而告曰：國家亂，豈止余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難。後劉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亢溼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飲顯使醉，向晨故驚廐中羣馬，顯使起視馬，后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矣。汝等誰殺之？故顯不使急追，太祖得至賀蘭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夜奔

神車

亢溼家，匿神車中三日。亢溼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深干忌太祖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深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深干慙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返，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時年四十六，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謚，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羣臣議，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廟，封后母孟爲漂陽君。後崩。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宗，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太宗卽位，追尊謚號，配饗太廟。自此後，宮人爲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也興封西平長公主太宗以后禮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帝寵幸之出入居處禮秩如后焉是後猶欲正位而后謙讓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後加謚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及太宗卽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謚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世祖卽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后廟於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於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脩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大妣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先是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爲世祖保母

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卽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眞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赫連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恭宗神麤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謚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姝也少以選入東宮有寵真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卽位追尊號謚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

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之功高宗卽位尊爲保太后尋爲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世祖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

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顯祖卽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三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顯祖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爲之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寡幼纂寶歷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於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報德佛寺太后與高祖遊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附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

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總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纓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瀘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略，猜恐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闕，歲中而至王公。王儉出入臥內數年，便爲宰輔，賞賚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冲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如錫賚，不可勝數。

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與馬，每至褒美，獻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迨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十四年崩於太和殿，時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於太華殿，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毀墓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塋於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鑿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

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揜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復廣爲六十步。辜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盟器。至於素帳。縵茵。窆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善。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已下。盡除卽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已下。始親公事。高祖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堂云。

少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后云。爲帝所幸。仍有娠時。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相符同。及生。顯祖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託。臨訣。每一稱兄弟。輒拊胸慟泣。遂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宮。顯祖卽位。爲夫人。生高祖。皇興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叔父金閭起自閹官有寵於常太后官至尚書平涼公金閭兄勝爲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爲定州刺史未幾爲乙渾所誅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將爲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稟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謚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爲庶人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官無主請正內位高祖從之后爲皇后高祖每遵典禮后及夫嬪以下接御一作接奉皆以次進車駕南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爲書慰以叙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

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諧構百端尋廢后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王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乃遣還家爲尼高祖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高祖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官雙三念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初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始以疾歸頗有失德之聞高祖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中常侍劇鵬諫而不從憤懼致死是時彭城公主宋

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娶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高祖。高祖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家僮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高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高祖聞而駭愕。未之全信。而祕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知其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無所不至。願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妖祠。假言祈福。專為左道。母常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高祖自豫州北幸鄴。后慮還見治檢。彌懷危怖。驟令閹人託參起居。皆賜之衣裳。殷勤託寄。勿使漏洩。亦令雙蒙充行。皆一作省其信不然。惟小黃門蘇興壽密陳委曲。高祖問其本末。敕以勿洩。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六人。迭相證舉。具得情狀。高祖以疾臥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

不賞也
賞也


稍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母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啟。高祖敕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柱之后。猶不言。高祖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辭。不獲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高祖深自引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廢。良久。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獻歎。令入東房。及入宮後。帝命閹人有所問於后。后罵曰。天子婦。親面對。豈令汝傳也。高祖怒。敕后母常入與后杖。常撻之百餘。乃止。高祖尋南伐。后留

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高祖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若不早爲之所恐成漢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後禮庶掩馮門之大過高祖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殯以後禮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內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高祖初乃舉室西歸達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艷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時年十二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

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必將被帝命誕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宗之爲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宮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昭儀號謚曰文昭貴人高祖從之世宗踐阼追尊配饗后先葬城西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文妣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淪暉孤塋弗祔先帝孝感

自衷遷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廢呂尊薄。禮伸漢代。又詔曰。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櫬於長陵北西北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置蛇舊處。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世宗始親政事。烈時爲須軍總心。膺之任。以嬪御未備。因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爲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爲皇后。謁于大廟。后靜默寬容。性不妬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歿。其後暴崩。宮禁事祕。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謚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皇子後爲貴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妬。

人希得進銜。

及肅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恒置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初高祖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高祖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妬防。雖王者亦不能免。況士庶乎。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惟肅宗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諷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

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家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秋長矣。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于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嬪。皆莫得而撫視焉。及肅宗踐阼。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而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稱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肅宗冲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故式。門下召禮官博士。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旣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

七言詩

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鍼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王公已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親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肅宗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充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退二百匹。少者百餘匹。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

胡天神

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遷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王。尋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義。長秋卿劉騰等。奉肅宗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義。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肅宗朝。太后於西林園。譙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又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已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肅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肅宗向東北小閣。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欲殺義。不果。自劉騰死。義又寬怠。太后與肅宗及高陽王雍。爲計解義。領軍太后復臨朝。太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恠。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太后自以行不修。懼宗室所嫌。於是內爲朋黨。防蔽耳目。肅宗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並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太后詐以爲男。便大赦改元。肅宗之崩。事出倉卒。時論咸言。鄭儼徐紇之計。於是朝野憤歎。太后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卽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

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三歲。天下愕然。及武泰元年。尒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肅宗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出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肅宗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爲肅宗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女。但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旣入道。遂居於瑤光寺。

孝靜皇后高氏。齊獻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爲皇后。王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侍中司徒公孫騰司空公襄城王旭兼尚書令司州牧西河王恂兼大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詔致禮。并備宮官侍衛。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齊受禪。降爲中山王妃。後降于尚書左僕射楊遵彥。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姪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鈎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興和廿七年五月十四日也

魏書卷十三 皇后列傳第一終

魏收書皇后傳亡後人補以北史又高氏小史及脩文殿御覽附益之

西州也鳳蘭氏書同爾甫

魏書卷十四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西州也鳳蘭氏書同爾甫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戶得三百家與弟建議勸賀訥推太祖為主及太祖登王位紇羅常翼衛左右又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優賞及即帝位與弟建同日賜爵為公卒

子題少以雄武知名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詔徇下諸郡撫慰新城皆安化樂業進爵為王擊慕容麟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為視療不盡術伏法

子悉襲降爵為襄城公卒贈襄城王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太宗器之典出納詔命常執機要世祖踐阼拜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紇羅

題

悉

嬰文

陸

真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頗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真定侯卒

軌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令時天下多事軌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鄴宮創制以軌為營構使除徐州刺史軌風望既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田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世祖時改爵武陵

壽樂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高宗卽位壽樂有授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頽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也隨太祖平中原賜爵望都侯世祖以頽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為公卒

素延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太祖之驚於栢肆也并州守將封竇真為逆素延斬之時太祖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咸尚質儉而素延奢侈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郁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內侍勤幹有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崩乙渾專權隔絕內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為亂朝臣側目郁

太祖留心黃老

魏書卷之四

目辰

復謀殺渾為渾所誅顯祖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即
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目辰與
兄郁議欲殺渾事泄被誅目辰逃隱得免顯祖傳位有定策勲高
祖即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目辰性亢直耿介
不為朋黨朝臣咸憚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爵除
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兇悖穆帝五年遣六脩為前鋒與輔相衛雄
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焚燒輜重突
圍遁走縱騎追之殺傷甚眾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
變赤及晉懷帝為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
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
其母六脩有驛騶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

六脩

比于

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
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慙
怒而去召之不還穆帝怒率眾伐之帝軍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
服微行民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於外聞難率眾來
赴攻六脩滅之
吉陽男比于太祖族弟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
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沒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
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塋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
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
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比至之

比于

外部大官

高涼王孤

比至之間
屈

間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眾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牛部以與之薨

斤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為逆死於長安太祖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

真樂

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薨

那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顯祖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

大曹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降爵為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樂真勲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

洪威

世宗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為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眾應關西齊獻武王遣將討平之

陵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為子卒

鷲

子鷲位柔玄鎮司馬

瓌

瓌子鷲字孔雀容兒魁壯腰帶十圍為羽林隊仗副高祖末以征討有功賜爵晉陽男累遷領軍畿部都督武泰元年余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鷲與榮共登高冢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元顥之逼也鷲從駕北迎既到河內欲入城鷲奏曰河內晝則閉門夜引

鷲

駕入此之意趣難以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邁帝從之前至長子以余朱榮赴援除鷲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既殺余朱榮榮從

鷲

子兆為亂帝欲率諸軍親討鷲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

大器

度

乙斤

平

萇

鷲之謀。孝靜初入為大司馬。加侍中。鷲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闈。雖暑月不解衣冠。曾與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陵侮一坐。眾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鷲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鷲即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眾皆失色。鷲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

子萇。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

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

當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備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經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疑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橋濶。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

子華

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眾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目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鞠獄訊囚。務加

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余朱此之入治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遂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以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死於門下外省

子思

子思字眾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察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旣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卽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

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報傳皆云：既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墮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紙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為元天穆所

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長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遂為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騎擊將軍。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

天穆性厚美，形兒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員外郎。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介朱榮見其法令齊整，有將領氣，深相結託，約為兄弟。未幾，榮請天穆為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六鎮蕩然，無復蕃捍。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為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後，為之繼援。莊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葛榮，詔天穆為前軍都督，率京師之眾以赴之。榮擒，葛榮、天穆增

珍

長生

天穆

邢杲

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脩禮為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王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為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為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為土人凌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眾踰十萬劫掠村塲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為稽榆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號之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獻武王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穆邑萬戶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渡會車駕於河內介

好食榆葉

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介朱爵位隆極當時燻灼朝野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寵敬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情寄特甚榮常以兄禮事之而介朱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畏憚天穆俯仰承迎天穆曾言世隆之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曰武昭

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堅執銳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寵

儼 敦

西河公敦

遇彌篤卒。

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射。從世祖南討。至瓜步。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比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徒公。

謂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後謝老歸家。顯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卒。賜祕器。

烏真

子烏真。膂力絕人。隨太祖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

興都

子興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為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初。以子不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

史河間公。謚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不

提

提弟不。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顯祖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不以奏聞。詔不帥元賀牛。益得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高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特有諸疑事。三百餘條。敕不制決。率皆平允。不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特加賞賜。以執心不二。詔賜不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讒毀者。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不他元三人。皆容兒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目。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祇聳。唯苟頹小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

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燕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爲王叡造宅。故亦爲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水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高祖文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早儉。欲聽饑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復慮姦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宮。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觀盛禮。於臣實急。不許。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祇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何得辭也。及高祖還代。不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及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揚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爲不可。征伐之

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常出北方，廐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尚書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其如是所由擬，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不昭達，終不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懼不樂也。」丕曰：「陛下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敕臣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定吉否，然後可。」高祖謂丕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禧尚書李冲等，皆欲請龜占移洛吉凶之事。朕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

伊洛，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決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必然審於龜矣。朕旣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丕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卿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述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而退。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啟，就家拜授。及車駕發代，丕留守，詔曰：「中原始構，須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違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

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不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脩飾容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强責。及罷降。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疑。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施丕又以熙薨於代都。表求鑿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歧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冲又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疑遂與子超娶冲兒女。卽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

父子大意不樂遷洛。高祖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超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其始者。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則問。令丕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伏誅。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淙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高祖崩。丕自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敕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

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

隆弟乙升超亦同誅。

超弟儁邕並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從世祖有戰功。賜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遷右將軍卒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是日徵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旣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梁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苻昭喚龍等助文德齊擊斬殺龍擒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

大頭

齊

咬龍

陵

蘭

志

華車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王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枝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搢。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世宗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肅宗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

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鑠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疎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畫。太祖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子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

處真

泥

屈

獄訟太宗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堂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主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陳潔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猶存太宗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

磨渾

子磨渾少爲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太宗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魏書卷十四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終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亡後人補以此史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後卷魏收書史亡者皆放此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亡後人補以此史

魏書卷十五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寔君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戇安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次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一作豫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闕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爲變欲先殺汝是以頃日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遠汝廬舍伺便將發吾恐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徬徨廬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

魏書卷十五

勿期

文狀

翰

儀

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符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眾離散符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輓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真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尅捷建國十年卒太祖卽位追贈秦王謚曰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

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王之臣豐將內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柁楊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麟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祖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

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稱衛王弓桓，王稍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帝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安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謀為亂。伏武士伺太祖，欲為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太祖祕而怒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

箕

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死。堊以庶人禮。儀十五子，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動止有禮。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為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世祖殺其親嬖人，後悔過脩，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

良

纂弟良，性忠篤。太宗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良弟幹，機晤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卽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鷗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鷗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鷗。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鷗都

禎

將從世祖南巡。進爵新蔡公。高宗即位。拜都官尚書。諡曰昭。子禎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為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高祖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為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中。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豫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偽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地。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乃遣蠻

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二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為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眾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禎怒而不問。後徵為都牧尚書。薨。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之。而私喜。又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造。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

瑞

烈

紹募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
薨謚曰熹

子裘襲

烈弟觚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儀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
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太祖絕之觚率左右數十騎殺其
衛將走歸為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學業誦
讀經書數十萬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普麟
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太祖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癸普麟斬
其尸收議害觚者傳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判殺之乃改
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為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

小節太祖初有佐

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

之其歸路由是有

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
陵渤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
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內侍頻歷顯官賜爵尚安公
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
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
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高宗即位務從寬征
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議曰古
帝王之制各其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
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之懿
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信方正居官五

素

觚

遵

隋七百

素

可悉陵

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塋金陵。配饗廟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
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
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槩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
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
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陪斤

昭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爰引兼殿中郎。高祖將為齊郡王。蘭
舉哀。而昭乃作宮懸。高祖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為郎。於是黜
爰。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
世宗崩。于忠執政。昭為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
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為尚書河南尹。聾而佞。吳理務峭急。

玄

紹

所在患之。尋出為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為人害。後入為尚書。諂
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所以贈禮優
越。
昭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為洛陽令。及前廢帝即位。玄
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出帝即位。以孫騰為左
僕射。騰即齊獻武王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為玄懼。出
帝重其強正。封臨緇縣子。後從帝入關。
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世宗詔令
檢趙脩獄。以脩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
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
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
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卒於涼州。

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沈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綵二百匹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癸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已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墻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

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譖世宗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一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二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世宗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闕讒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

壽興弟益生少亡。

益生

忠

盛

壽興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德子惺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

子嶷字子仲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

棄城出走懸門發斷疑要闕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

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疑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

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

懿

忠子暉字景襲少沈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尚書王客郎巡省

風俗還奏事稱旨為給事黃門侍郎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

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頗惑左

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勝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

言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詔故有

外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為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

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

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

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

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

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饑鷹侍中遷吏部

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

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

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

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

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

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

理失其人則訟與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
怠防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
濫之刑且蹇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
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
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卽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
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
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鷂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
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
忠良平慎者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
倫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
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
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

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於茲利之人致也平吳之
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
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
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
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
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
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
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
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
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義迄於晉宋凡十四
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劍鼓吹二十人羽林百

二十人。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兒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當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眾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太祖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為朱提王。

悅，外和內佞。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為左將軍，襲封。後為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為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雁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雁門，規收豪傑，欲為不軌。為土人執送，太祖恕而不罪。太宗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為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刀，執而賜死。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

督諸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

子建襲降爵為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建子琛位恒朔二州刺史

琛子翌尚書左僕射

虔兄顛性嚴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盧太守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顛為郡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太祖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顛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顛墜牀而據顛坐顛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太祖壯之萬言累以訴請乃詔顛輸贖顛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子嶮世祖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劉義隆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嶮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烟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定公

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疎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太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太祖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眾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從留宮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灑水為固以寧人心太祖善之進封為王位司隸校尉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在坐莫不祇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

意烈

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拔干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太宗踐阼。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

受洛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叱奴

子叱奴。武川鎮將。

洪超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

勃

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栗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陪塋金陵。

渾

長子栗。襲世祖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調表聞。栗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為王。薨。陪塋金陵。

栗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為善。及為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為失。坐事免。徙長社。為人所害。

庫汗

子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爵陽豐侯。顯祖即位。復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為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渾汗為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千古辰襲。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塗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太祖。慮駭人心。沈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安同聞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涂于涂干。陰懷異端。乃為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麟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麟軍近。眾乃少定。太祖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麟。因尅會期。安同還。太祖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困迫。望旗奔走。遂為衛辰殺之。帝悉收其眾。賀麟別帝歸於中山。

昭成廿九年五月廿四日。朔。以口。太祖。自弩山。

魏書卷十五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終

魏收書昭成子孫列傳上

魏書卷十五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終

魏書卷十六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

魏書卷十六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
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修。長樂王處文。
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

闕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兇狠險悖不遵教訓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太祖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義方責之遂與不協恒懼其為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公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

紹之福本祖自宿之也

陽平王

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已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外聞變乃還潛於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闈官宮人為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鬻割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至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為宗屬所欽重太宗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太宗嘉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勤有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温明祕器禮物備焉熙有七子

長子他龍壽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

也

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薈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儲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爲虎牢鎮都大將。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爲中都大官，拜侍中。轉征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年七十二。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薨，爲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禮贈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謚曰靖王。他三子。

比干城

世子吐万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襲祖爵，薨，謚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賄，散蓄邊儲。由是聲望有損。河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入密信引世遵，請以襄陽內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荊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遣洛州刺史伊瓮生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爲別將，率步騎二萬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之以兵。模乃濟，而內應者謀泄，爲蕭衍雍州刺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萬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

死十二三世遵及瓮生模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康王

子敬先襲歷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元顥入洛莊帝北巡敬先與叔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為顥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子宣洪襲歷諫議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誅國除

世遵弟均字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時復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注龐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稍遷尚

書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之勲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余未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啟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晉陽忻之內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赴後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屬樊子鵠據瑕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哲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刺史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太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嵎戍主禹頗好內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余朱榮建義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鄆城

縣開國伯邑五百戶。爲并州東面大都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爲土民王惡氈起義殺之。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吐萬弟鍾葵。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更滿還朝。吏人詣闕訴乞。肅宗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爲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

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遵。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遵弟慶智。美容貌。有几案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尉王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寧遠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侮張。所在強盛。統內城戍。悉已陷沒。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旣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比敕傳豎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

拔彼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光祿大夫。出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謨。反於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啟。大軍致討。法僧攜諸子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蕭衍。

鍾葵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冥鎮將。光祿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謚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比陵。大延五年。為司空。賜爵特猗公。除安遠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子天琚。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征。拜後將軍。尋降公為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

州刺史。

子延伯。襲卒。

河南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眾咸服其勇。泰常七年。薨。時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叛胡。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見寵待。大安元年。薨。年四十七。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

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謚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沈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

鑒

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書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饑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旣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

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世宗詔鑒曰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潁川路衝要自昔經筭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尅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勲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年四十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悼王

長子伯宗員外郎

次仲淵蘭陵太守並早卒

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和字善意鑒薨之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肇奏和太和

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鑒鑒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正胤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和初以讓鑒而鑒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早終可聽和襲尋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琴襲齊受禪爵例降

鑒弟榮字兗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羽林監

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守

河間王

亮弟。煊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泰常元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詔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襲修爵。改封略陽。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没入。坐貪暴降。爵為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至於漠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泰常元年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時皆歎異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

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悅之。徙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匹。臨鎮清慎。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大夫。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祕器絹千匹。高祖總衰。臨霄喪。哀慟左右。醺不舉樂。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曰安王。子纂襲。

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出為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謚曰哀王。

闕一板 每行十八字一板十八
舊誤 行也宋板亦闕

統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麤元年薨。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以南平王霄第二

子繼為根後。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入為左衛將軍。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撫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

京兆王

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斬督首一人。自餘加以慰人。後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恒朔清之。繼以高車優叛。頻表請罪。高祖優詔喻之。世宗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饑餒。爲家僮。取民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伐蜀。世宗以繼爲平東將軍。鎮遏徐揚。世宗崩。班師。及靈太后臨朝。繼子義先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尋除侍中。領軍將軍。又除侍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及門下八座。奏追論繼。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之勳。增邑一千五百戶。繼又上

表陳讓。詔聽減戶五百。靈太后以子義姻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枕養于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遊幸於外時。令扶入。居守禁內。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空。侍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爲長者。神龜末。子義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蕃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義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啟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遣使敦勸。乃受之。時義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門生故吏。遍

於省闈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給酒膳。供賓客。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侍中太師錄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師。繼啟求還復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故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義威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義黜。繼廢於家。初。余未榮之。爲直寢也。數以名馬奉義。義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雍華涇邠秦岐河梁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丞相雍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武烈。義繼長子。字伯雋。小字夜義。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義

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義妻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義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祿卿。義女天靈太后。詔曰。義長女。年垂弱笄。奄致天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尋遷侍中。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旣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參決機事。以義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法。義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義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義恐懌終爲已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靈太后時在嘉福。未御前殿。騰詐取王食中黃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騰以具奏。肅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義於含章殿後。欲

入徽章東閣。義厲聲不聽。懌曰：汝欲反邪？義曰：元義不反，正欲縛反人。義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懌，義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義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遂之詔。義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內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義爲名，不果見誅。義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醮於西林園，日暮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義，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殿，義亦入居殿右，旣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義於千秋門外殿下施木關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

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初，義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懷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靶覆之，令人舉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趨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義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義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義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羣臣曰：隔絕我母子，不聽我往來，見問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絕人間，修道於嵩高閒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欲自下

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義。肅宗內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瞋忿之言，欲得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義。又對義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義殊不爲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義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義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義，而甚畏憚，欲進言於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遊洛水，雍邀請車駕，遂幸雍第。日宴肅宗及太后至雍內室，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義之計。後雍從肅宗朝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義。何者？義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衆，虎視京西，弟爲都督，總三齊之衆，元義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義雖曰不反，誰見其心而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義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義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義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殊不慮有黜廢之理也。後義出宿，遂解其侍中，且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爲民。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曰：「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卽危，綴旒非譬。元義險慝，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其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上所傳，皆云元義狠心，蠱毒藉權，位而日滋，含忍諂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事，且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義本名夜義，弟羅實，名羅刹，夜義羅刹，此鬼食人，非

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
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
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
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
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
義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午馬殪蹄。桑柘焦枯。
饑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漚澗西北。羌戎陸梁。泗
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斲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
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寇屢得所。大慙。同必誅之。戮
魏祀。無忽諸之非。義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
劉騰元義。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
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無

然未幾有人告義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
邑郭。以驚動內外。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令
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義兄弟爲內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
太后以妹婿之故。未忍便決。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義之罪。具騰
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黃門徐紇趨前欲諫。逡巡未敢。羣臣固
執不已。肅宗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義及弟爪並賜死於家。
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義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冀
州刺史。

義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義庶長子稚。祕書郎中。義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義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轉司徒主簿。領嘗
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已謙退。恂恂接物。

遷平東將軍青州刺史。義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入爲宗正卿。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旣懦怯，孝靜初，蕭衍遣將圍逼羅以州降。義死之後，羅通義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

羅弟爽，字景詰，少而機警，尤爲父所寵愛。解褐祕書郎，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謚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蠻，武定末光祿卿。

爪字景邕，給事中，與兄義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遣。豪據北方，甚有聲稱。義權重，以羅侯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此之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天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旣有聲，渾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義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昭和廿六年五月廿六日也

魏書卷十六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終

魏書卷十六

魏書卷十七

魏書卷十七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
侯王不。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
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不。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太宗以不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

魏書卷十七

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又以大眾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不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不以為然於是縱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不上疏以為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潔事以憂薨事在潔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不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

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除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薨謚殤王無子國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為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

為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鎮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無疾薨。謚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閻若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昭和廿六年六月一日午後

魏書卷十七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魏收書明元六王列傳亡

終

魏書卷十八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楚王建閭。石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猫兒。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

晉王伏羅

晉王伏羅

魏書

出其非意

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眾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萬餘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以信惠撫眾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討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世

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劉義隆以鄒山險固有榮胡家乃積糧為守禦之備譚率眾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眾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萬餘級薨謚宣王

子提襲為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高祖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豫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封濟南

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

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一作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或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徐給事黃門侍郎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或同署避紹又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倫之美或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或以爲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溫湯進或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

比荀文若

余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爲人建孫還報稱或風神閑雋衍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樂聲歔歔涕淚交下悲感傍人行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或上表啟常云魏臨淮王衍體或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曰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或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遠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陞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或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

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曾奉贊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廷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或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畎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

文穆皇帝天聰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疑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響遍天下非關太廟神王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耐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替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

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王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爲愛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余朱榮死，除或司徒公。余朱世隆率部北叛，詔或防河陰。及余朱兆率衆奄至，或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此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毆，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姻，爲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臨淮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

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

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迤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

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饗，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唯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孝友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受禪，爵例降。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旣得返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

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卽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牝牛產羊。糊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任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旣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計。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

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謨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遷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疆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

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

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龔篋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

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
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
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
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
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出帝入關北史此下有記其詳
廣陽王建閭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

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
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閭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
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
將大漸遣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

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
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
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
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
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
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
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
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塋世宗悼惜之贈侍中
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宣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
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
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

必取百匹。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任官。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徃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臆。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

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卽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

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微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旣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殿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不欲使徽深相感。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義執權。移天徙日。而微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微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微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微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微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法僧叛。後甓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卽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

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微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言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盡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微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察，不免身首異處。微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

刺史。微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啟。微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遠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微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僂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見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微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微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微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關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鬪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

毛普賢

津隔水而陳賊修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修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眾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眾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為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各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執出為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啟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眾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謚曰隱

昭和廿六年六月三日

齊書

卷

魏書卷十八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終

魏書卷十八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魏書卷十八

魏書卷十九上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魏書卷十九上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表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城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平厲王。萬壽。廣良王。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

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卽位。恭宗宮人。有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內都大官。薨。謚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旣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土。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六年。薨。

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旣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爲直閣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人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

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卽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旣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旣爲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昂字伯暉。薨。

子棕字魏慶。薨。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棕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昂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

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人。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

子冲襲。無子。國絕。

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遙以諸胡先無籍貫。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遙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敕有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祇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玉。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

法慶祇

菩薩殺十人為十任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
識唯以殺害為事於是聚眾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
蕭寶寅兼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沒凶眾遂盛
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
遙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
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張虬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
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
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
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
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
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
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盛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

此別制者太和之季太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滅之
起釐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
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練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
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
已者眾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太宗一分則天子屬
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
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太宗之不固
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
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
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及其
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邊密之中便
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

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眾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賦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贖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高山以

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訢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閒暇乃撰魏潘王家世號為辨宗室錄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闔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鬱弟偃字仲璇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明三年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由謬襲襲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如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篡先緒誕既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

王法智
陳瞻
呂苟兒

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王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於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

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為內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為

所圖雲不從敕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為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縣鼠遂徙合浦。

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為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修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

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修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潘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專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眾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刼。此非大賊乎。修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修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寅諭之乃止。二秦反。假修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修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寅討之。

以修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

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

樂浪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泥舟天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樂浪王

廣平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世宗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嘗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蹇世宗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旣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大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旣啟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已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各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

北

廷傾憚唯匡與肇匡衛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與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依据六經參諸國志以忝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木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尠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庶

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一途參差類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庸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卽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尊競無復彝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赦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劄方過絕臣事望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卽被怒責雖未止鹿化馬移天徙日實

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刑足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旣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此因見其異二

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與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徒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誦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朋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袁太后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

此見下指見字

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世宗怒，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肅宗初，入為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徃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盤石，可特襲

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唯古玉律及鍾，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座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

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降。

昭和廿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曜日午時了

魏書卷十九上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魏收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卷上七



